

简述小柴胡汤和补中益气汤的异同及其继承关系

★ 李永丰 魏惠亚 张永华 (浙江中医药大学 杭州 310053)

关键词:小柴胡汤;补中益气汤;异同;学术探讨

中图分类号:R 222.26 文献标识码:A

小柴胡汤和补中益气汤作为常用和著名的方剂,相隔一千年,两方在理论上似乎有所不同,一个是以六经为辨证依据,而一个则是重补中益气;一个调少阳之枢,一个建中焦之脾胃枢,但这两者真的无联系吗?

小柴胡汤由柴胡、黄芩、半夏、生姜、大枣、人参、炙甘草组成。而补中益气汤由黄芪、白术、人参、炙甘草、当归、柴胡、升麻、陈皮、生姜、大枣组成,前者以和解少阳为主。证见寒热往来,口苦咽干目眩或妇女适逢经期,热入血室,胁痛。但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,仅《伤寒论》上的运用就较多。并且对于柴胡汤的加减以及由此演化的方剂也很多,后于仲圣的

医家应用也非常广泛。在温病理论建立前期,伤寒治疗发热性外感疾病的绝对地位,使得小柴胡汤的运用非常普遍。即便在现代,也广泛运用于各种外感内伤疾病如感冒、胃病、肝胆疾病、妇科病,精神神志病等。而补中益气汤,健脾和胃、升发清阳,主要用于脾胃气虚、气虚发热、气虚下陷证。证见倦怠乏力,发热属于内伤,李东垣在《脾胃论》里关于本方的各种加减使用范围颇为广泛,明清医家更是有所发挥,以其补后天治虚弱病常用。现代用于虚人感冒、胃下垂、胃炎、肠炎等。在药物组成上,有相同的生姜、大枣、人参、甘草。柴胡是另一个相同点。其作用两者似乎也比较相同。前者解少阳之邪,在于抒

可使用下法。其二,热邪进一步深入,而见遍身清冷疼痛,心腹痛满,闷乱喘急,咽干或痛,脉来沉细等阳厥阴伤的情况。其三,大下之后,热势尚盛;或大下后湿热犹甚,下利不止而热不退,脉弱气虚;或诸湿热内余,小便赤涩,大便溏薄、频,并少而急痛者,可用黄连解毒汤继续泻其余热,必要时佐以养阴药物。可见刘氏认为表邪入里,里热郁结应下法与清法合用。可以说凉是外通法,下是内通法。清而不通则如扬汤止沸,清下合用有如釜底抽薪。张子和继承完素的学术思想倡病邪理论,善于运用汗、吐、下法,成为攻下派的主帅。

(3)养阴而退阳。刘氏既然认为五志过极皆为热病,故对脏腑之火很是看重。他说:“凡人风病,多因热甚……中风瘫痪者,非谓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,亦非外中于风尔。由于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甚,肾水衰竭不能制之,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怫郁,心神昏冒,筋骨不用而卒倒无所知也。多因喜、怒、思、悲、

恐之五志,有所过极而卒中者,因五志过极皆为热故也。”引起中风的病机是平时将息失宜,诱因是情绪急剧波动。在治法上提出“降心火,益肾水”的独特见解,用至宝丹、灵宝丹“散风壅,开结滞,而使气血宣通,怫郁除而愈矣”。

(4)润燥以祛热。刘氏对于在内的火热病,很注重脾胃的调养。脾胃为后天之本,发挥营养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、五官九窍的作用,只有经络通利,营卫方能流行。故体内通道要保持润泽。脾胃同属土以养万物,而在升降、纳化、润燥三对矛盾上需对立统一才能润燥得体。刘氏把胃中润泽和属土的关系放在重要的位置,可谓是胃阴学说的创始人。

综上所述,强调寒凉药物的使用,与“火热论”一脉相承,是刘氏治疗学的特点,开金元时代学术争鸣之先河,促进了当时医学的发展,并对金元四大家中的攻下派、滋阴派以及明清崛起的温病学派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(收稿日期:2007-12-29)

发少阳之气,柴胡是主药,量大。而后者也是升提少阳之气,少阳之气本具有升发之性,抒发少阳之气即寓升提在内,柴胡量少。不同药物:小柴胡汤有黄芩、半夏,黄芩苦寒协柴胡清少阳之郁热,半夏降胃气之逆所呕,与柴胡一升一降调理气机。补中益气汤里主药为黄芪,味甘性温色黄,大补脾胃之气,而除虚热;白术,味甘香,健脾利湿;当归,辛甘温,质润,养血活血,养脾之阴;升麻,甘寒,升阳透疹解毒;陈皮,健脾行气,利湿化痰有下行之功。

只是补中益气汤里的健脾扶中组占了更多的份额,黄芪量多为君药,白术助芪健脾,当归养血养脾阴,用量比大枣大。补中益气汤以补中益气为己任,而健脾扶中在小柴胡里只是助力,益中焦以发力于少阳。这是两方的第一个差别。再者黄芩之苦寒与甘寒的升麻,也是最有意义的差别之一,黄芩归经于少阳,是由于其色兼青黄之色,且中具空隙,能入胆经清热,助柴胡宣热;升麻之甘归于脾,质轻浮能上升,色玄黑为水,有寒之功,质轻有纹理则显其宣透之力,和柴胡则共济中虚之阳陷,而散阴火,以甘趋于脾也。在和胃降气组药中,半夏和陈皮相比,二者在二陈汤中组成化湿名方,至于半夏味辛苦,苦主降逆,为仲景治呕常用,色白纯入气分,辛主开,主散结通阳,古人谓其生于夏之半而能燥湿,半夏在柴胡汤中,为降胃气和升发少阳为相倚,降阳明胃,为柴胡宣发少阳之助势;陈皮辛甘苦,质轻浮降而能上,而兼理气,色黄白相间,为脾肺之药,甘而能健脾,仲师在《金匱要略》中常用其降气治呕。在二陈中二者相辅相成。但在补中益气汤的阳陷之证中,陈皮兼具升降,自然优于半夏,使胃降脾升,顺之势也。此二方各用半夏陈皮之由。

再看理论上的沟通之处:少阳为枢,为阳气之枢,脾胃为中焦之枢,为后天之本。少阳之枢能行使职能,赖中焦之足够能量,赖脾胃之健,是以小柴胡有补中之臣佐,方能使少阳之枢展,诸热及气机不利可除。补中益气汤脾胃一虚,中焦气机升降无力,气郁则热,“阴火”所以生。补中升脾后尚需少阳之气启升发,因虚而郁之火能升散速也。在小柴胡汤中,参草枣有补太阴以防少阳之邪侵入之意,则太阴土虚至少阳火乘土位也可以成立,也可以揭示补中益气汤之组方原理:实太阴而少阳火可降。这是两方相似的理论依据,也可以让我们看到《脾胃论》和伤寒六经理论可以沟通的着眼点。显然,我们可以看出两者非常相似。

柴胡类方(后贤其他的柴胡类方如柴葛解肌汤)在发热性疾病中,在汉末至金元长达 1000 年的历史时期中都被认为是基本方。在金元时代,社会混乱不亚于汉末,而整个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所积累物质文化水平、医疗水平以及人们所面临的疾病,作为一种全新的问题摆到了当时的医学家面前,李东垣在自己的医学实践基础上,博取众长,独创众方,自成一家。

在对于以补中益气汤治疗脾胃内伤之发热之前,有一张方子,似应提一下: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:柴胡(一两五钱),甘草(炙)、黄芪(臣)、苍术(泔浸,去黑皮,切作片子,日晒干,锉碎炒)、羌活(以上各一两),升麻(八钱),人参(臣)、黄芩(以上各七钱),黄连(去须,酒制,五钱炒,为臣为佐)石膏(少许,长夏微用,过时去之,从权)^[1]。显然这里已有了补中除火的思想,但值得注意的是,苦寒的药这里也在用,这个方的组成如果拆方分析的话,更像一个柴胡类方而不是补中益气方,柴胡依然是主药,用量大。柴胡类方在运用中可以增加原方中健脾和中类药的分量,对于柴胡的加减在《伤寒论》中已是常事,这种思想对于后人更是常用的方法。此方悄然已有补中益气汤的端倪了。

在当时大量的医疗实践中,虽然有了各种各样的医学思想和方法,但伤寒的理法方药、内经的基础理论的指导地位还是不能动摇,医家以之为圭臬,时时玩味以求有益,在对一个个新出现的疾病征候,细求差异,异中求同,再同中求异。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援引黄芪建中方意,补中益气汤诞生了:黄芪(病甚,劳役热者一钱),甘草(以上各五分,炙),人参(去节,三分,有嗽去之)当归身(三分,酒焙干,或日干,以和血脉),橘皮(不去白,二分或三分,以导气,又能益元气,得诸甘药乃可,若独用泻脾胃),升麻(二分或三分,引胃气上腾而复其本位,便是行春升之令),柴胡(二分或三分,引清气,行少阳之气上升),白术(三分,降胃中热,利腰脐间血)^[1]。这里黄芪为君,一改上方君药柴胡为臣佐,去苦寒黄芩黄连,苍术易为白术,再加上陈皮升麻。

两方的联系有一定理由。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六经辨证理论和《脾胃论》的联系,甚至可以尝试将二者的理论统一。

参考文献

[1]脾胃论[M].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5.

(收稿日期:2007-10-23)